YUE WEI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粤味长篇小说丛书

西关女

梁宜波／著

花城出版社

西关女

梁宜波／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西 关 女

梁宜波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1 插页 350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5360—1806—1
I·1579 定价：13.80 元

上　　篇

人类的最大贡献和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发明了衣服，美永远是罪恶的根源。

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虽造化无私，却也男女有别。广州西关之地，藏风聚气，有得水为上之形。西关之女，水浸烟薰，落得水般流畅。人是细皮嫩肉甜甜嘴，柔情万般风流心，地是曲径横巷通幽揽胜，红男绿女如痴如醉。如今，那外表破碎的九曲十八弯小巷依然缭绕人心，嵌在羊肠小巷上的小院小楼喧嚣不止，让人品出人们活着的兴味，那是对过去刻意怀念、对未来过分憧憬的躁动。

可不，老天爷也遇上恼人的事啦，整整好几个月，都是头低低眼湿湿的，大概是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好事，一张灰蒙蒙、有一股腥臊味的脸总收不起。荔枝巷早就没有一间完好外墙的房子了，岁月的冲刷，加上这鬼天气，整条巷给闷得渗出了略带咸味的汁，使人想起那返潮的咸煎饼或隔了夜的油炸鬼。谁都知道，这并不是春天并不是三四月的雨季。老鼠不堪折磨，趁着中午的寂静，竟也吱吱作响怪叫着不时伸出头来看看巷上的人们那种烦与闷，蟑螂在巷上转了几个圈，也弄不明白老鼠在怪叫什么，就一抖那闪着光的燕尾服，颇具绅士风度的涌回下水道里凉快去。

不知不觉间，荔枝巷的最高建筑，关家的三层小洋楼 8 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冒出一股阴森森的寒气来，使劲的抖了两抖。仿如一个惨遭蹂躏的小姐，在迟暮之年不胜早春的寒峭。人常说，破船也有三斤钉，8号和周围那些更加败落、了无生气的小房子相比，显然还有大家的风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美艳的故事，还有那神秘的往昔。这一切，住在这房里的关老太太陈佩莹如今人称九姨的最清楚。街巷冷静下来的时候，她会冷不妨地盯着关雅女问，这荔枝巷有几个鬼神，最近他们活得比人是好是坏？过些日子，又有几个鬼的户口进城了，落脚荔枝巷，雅女你可知道么。被称为神婆的关雅女也被九姨搞得诚惶诚恐，茫茫然的不知关家这老太太脑里藏了些什么鬼怪事。这些天，九姨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她不停地在关雅女的小房子和8号之间走动，关雅女小心翼翼地问她，九姨就说她全身充满了酸辣气和8号房子的那种气相连了，

8号又在发抖。连续三个晚上，关雅女都半夜起来，烧上些纸钱、纸衣点些香烛，为九姨祈祷。不知是8号洋房不发怒了，还是关雅女自己不发颤了，古怪的8号不再扭曲，静静的有了点人气。以前，每当关雅女烧纸钱，九姨就会不断地呻吟，讲些心里的话，很响亮的声音，可街上没一个人听到，关雅女感到有一股力从九姨的嘴里直逼她的两耳，那不是听到的，而是钻进去的。这几个晚上怎么没有。关雅女正想转身回家做些九姨爱吃的淮盐花生，冷不妨九姨站在她面前，关雅女两脚发软，连叫两声“契娘”。九姨叫她回去取些淮盐花生来。关雅女递上，九姨却叫她在巷上洒上一路，待关雅女转过身来，九姨手提着一把刀，还抓着一只公鸡。关雅女知道九姨从不杀生，以为九姨想吃鸡了，要接过来帮她，九姨说不用了，把鸡放在地上，公鸡没有跑，伸长颈想叫，想唱，但天没有亮，九姨便用刀割它的颈，公鸡它居然不动，把那长长的颈挺起，耸着红红的冠使

劲和刀相抵。九姨把刀拿起，颈被割了一半的公鸡便沿着关雅女洒下淮盐花生的地方一步一低头地走出了荔枝巷，而它每啄一粒淮盐花生，就母鸡下蛋般留下一粒粒鲜红的荔枝。九姨说，那是鸡卵子抑或荔枝？

九姨和孙女关蕾坐在门外，两只铁皮钳子撕着一块块碎布，旁边堆起两堆松软的五颜六色的棉纱，飘起的棉纱尘沾满了她俩的脸。九姨眼蒙地看着眼前的关蕾，惊异孙女和自己长相上的相似。看关蕾骨均肉实、颏颐丰满，眼神澄净黑白分明、法令过口、人中深长，口似含莲，很有富贵之相。如关家不至沦落至今日，她真是大富大贵、貌倾广州城的大美人儿。现在她披上一件白汗衫一条蓝蓝裤，也显清雅不俗。九姨想，关蕾的面相比自己还好，谁娶上她，也会陡增福气，自己就是这额头不如孙女，方有今日之下场。她九姨眼神定定，手中撕扯的棉纱打成一死结。忽然一个熟悉而又悠远的声音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钻过来："佩莹，佩莹，你来陪陪我。"九姨想回答，说不出话，这不是关蕾阿爷的声音。他 1948 年前离开荔枝巷，后来只收到几封信，自 1949 年起就杳无音信，难道他死了，是好多年前，还是最近的事。九姨喘不过气，再定定神，关蕾女神一般坐着，两手抚弄的不是香巾与鲜花，是一块块碎布，经过她的手，那堆棉纱也漂亮迷人。九姨断定，关蕾就是自己，一个红影那是年轻时自己的丈夫在自己的身上一闪又走了。孙女瞬间变成自己，可自己又在哪里。多彩的光在关蕾身上一闪，她看见九姨呆呆的，仿佛灵魂已离身，关切、疑惑："奶奶，你不舒服？"九姨自觉刚才还神采非凡的脸顷刻沉了下来，连她自己也愕然，她好恼，年轻的自己怎么离现在的自己那么近。她收回盯着关蕾的眼光，看手上的死结。"你不去市场排队买点菜？"

"早上买了，奶奶，我够钟走了。"

“好，车票只有一张，没过期不过期的。不走也走了。”

关家对面住着街道革委会的干部于国容，她带着居委会的红袖章们给每家每户派灭蚊纸，她们决意让人们知道，必须让这些蚊子自绝于人。她们严肃认真，等待着入夜灭蚊的胜利，那时候，每一条巷，每一栋楼均烟雾飘渺，蚊子无处逃遁。高，飞不过飞机，也钻不进地里，大多是打几个斤斗便折戟沉沙。一时间，人群拥出街巷，群蚊无处可飞，挣扎一番之后，便各自在曾经作恶的房里死去。人们清扫一通，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大街小巷涌动着一队队灰色的人群，传着一个有关蚊子和荔枝鬼的故事。问谁，谁心里都清楚，可又谁也不知道，大家奇怪的是，这灭蚊纸都是用平时人们用的阴间纸钱做的，黄黄的有一股泥香气，除了泡上毒药，还打上了铜钱印。蚊子是无法逃命了。这年头。

是夜，全城停电。

蚊子死后，带不上这阴间的钱币，生出无限的惆怅，只好继续叮人不停地嗡嗡叫，在夜里、在阴暗处。它的钱来得容易，活得就比人潇洒。蚊说，我们只吸人和动物们一点点血，就犯着如此对我们蚊们兴师动众，什么大人不计小人过？嗡嗡，一蚊翻进关雅女的耳朵，撕着嗓门叫：“蚊们是小蚊不计人之过，什么年代了，还不放过我们弱小的蚊们，嗡嗡，人是什么东东，犯得着和蚊们斗。”

“吸血与被吸血？强与弱是一目了然吧。”

“也没错，蚊你比我们蟑螂好像先到人间。”喜学问而且在厨房里的一定是人喜爱的学者。

“问人们。”

“鼠们呢，人称老的。”

“年轻的蟑螂们，蚊们是春天了，还不努力？不听老鼠言，

吃亏在人前啊。”

英雄的鼠老母警觉的瞧着一窝红嫩得可爱的小鼠们，眼里满是希望。

荔枝巷，静得吓人，一抹熟不透的阳光洒在巷的一处，引诱着几只活得惬意的苍蝇，巷里的那一棵榕树映出些惨淡的影子，就那一株小木棉直挺挺地竖在一边，怎么也胀不出个花蕾来。一个女人推着一辆28寸的旧自行车转入荔枝巷。岁月的艰辛，已使她显出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愁容，一身粗布工作服，松松垮垮的套在身上，和那一身松散的肉一起摇摆，坚硬的骨架像自行车的零件般吱吱呀呀作响。一只垮了的老鼠还不如一只蟑螂来得光鲜与洒脱。她将自行车停好，习惯地用脚推开脚门，侧身用力拉在那有十几条横圆木组成的趟拢，里门的大门却锁上了，她愣一下，今天，大门怎么锁上了。家婆在家，白天从没关过大门的呀，而且把门从里面闩死了。她举起手用尽全力拍门，无力地叫：“开门，开门呀。”

九姨正在里面跪拜，她已经跪了一个多小时啦，面对的是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潇洒的男人，他抿着线条颇优美的嘴唇，脸上光洁平静，双眼明亮而悠远。他死了，是那一天，作为妻子的九姨也不知道。那一晚，月光没有半点亮色，他在夜里的十时半归来，她想他会归来的，她在三楼的卧室里坐着，也不把月光挡在窗外，楼的四周是一片农田还有那低矮的小房，除了月亮和星星，没人可以瞧见她，田野里青蛙的叫声最能体味她此刻的心情了。她感觉到自己的胸脯如青蛙般起伏，皮肤如青蛙般光洁，儿子长大了，她显出一种母性的光辉，女人到这年龄，也美得自己都无以名状了，她享有少女所祈盼的，有母亲的甜美和未来，有少妇的享有和可及的美好，女人的胴体与女人应享有的此刻完美地相溶。她甜得自己对着自己

笑，刚要沐浴的她，把上衣脱了，把那一件青蛙衣服的睡衣脱了，挂在椅子上，她对着月亮脸红了，自己抚摸着烫热的脸，轻轻的解开那束着酥胸的小兜，月光第一次从遥远的天际透过窗户洒在她那凝脂般美丽的胸脯，双乳骄傲地嘲笑着大饼一般的月亮，冒着颤人心灵的热量向上迸薄，两个半圆的球两个难圆的梦，她用双手轻轻的托起，让轻风拂过，让惬意涌动。他没说大话，她这年龄双乳还是这么美，她自己在为别的女人难过。她想在床上趴下，学青蛙叫，那唯一的布片从身上慢慢地脱下，月光由上而下的抚摸，她一步一步走向窗前，她多想穿越这墙留下的洞，她不想作青蛙状了，她就这么静静地和月亮相对，任凭内心如星星般捣蛋闪烁，让月亮引起狂潮，让春雨化成春雾，让溪水变成温泉溶化在今夜的月色。她却怕他敲门。他不再敲门了，月亮幻变成的脸，星星眨成他的双眼，在一个黑框框里泛着月色，几缕白烟把他们连结，那三支香成三角鼎足之势燃成三点灼人的红，这是阴阳交错的，是希望与毁灭之光。她听见了敲门声，竟怒从月亮来，她此刻不想男人也不想见男人，的确不是男人，那是媳妇张玉如，也就不想搭理，她心里感激这女人，骨子里瞧不起。她爬起来，优雅地拉一拉衣衫，坐在一张黑亮的酸枝上，酸枝椅默默的容纳九姨老去的骨肉，轻轻移到她老人家的臂上，凉快凉快，九姨你的骨头也如酸枝我一般黑亮么。九姨两眼盯着香烛那三点红，酸枝椅说，我们老了。但他没老，他走时正年青。但那不是我们越老越金贵。可我陈佩莹是女人我该先去。

是那扇门，女人是那扇门。那扇门正被拍打着，张玉如在叫门，还哭。九姨抚着酸枝椅笑，阴阴的笑。她就是这扇门，该挡住张玉如这个女人，她差点就不能成为关家媳妇，她比不上关雅女，甚至银姑，这些在关家当妹仔的比玉如更懂规矩。可

简树仁这龟说得也对，张玉如嫁给关金是她关家造化。造不造化有眼看，这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翻个身成了成份好的人，为关家黑窝增光挡灾。仿如保护神的她却无端受罪，真是一个不幸不祥的女人。此刻，尽管她老人家的风雨变幻中也对张玉如的勤劳、忍耐感动得有点内疚，关家是她撑起来的，张玉如最懂事的又深得她关老太赏识的一句话是，我张玉如生来是当牛当马的，没什么好怨，命啵。可她竟敢这样敲门，这年头。就坐在门口不动。九姨担心门外的女人把身上仅有的一些水分也流泪流干。她不想开门。哭，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扫兴。雅女走过来，很关切问怎么回事，张玉如连哭泣声也没有了，只是喘气、流泪和流鼻水。她想说话，这老鬼在里面不开门，我犯了哪一份罪，这样待我，老天还有没有眼。有的，老天有两只眼。老鼠在臭水沟里叫。蚊说月亮是一只，蟑螂说太阳是一只。阴阳眼的世界，有了悲欢有了男女，也有老鼠蚊们和蟑螂。于国容正在午睡，忽然觉得肚里不舒服，一脸睡相的往厕所那边走，那一套灰布衣服，标准的齐耳短发，圆脸大嘴革命妇女样。她看张玉如坐在门口哭，精神为之一振，本人好一段时间没在荔枝巷发威了，这倒是个机会，只是这街上那么冷清，没人看她神气让她有点遗憾。她想，肯定是那老骚货又欺负人了，关家没好人，连这贫农不是无产者出身的张玉如也成了奴才，没救了。雅女看见于国容走来，战战兢兢地靠到一边。于国容轻蔑地扫雅女一眼，对张玉如审视片刻说：

“——死人啦？用得着这么伤心。”

张玉如已经泣不成声，坐在门槛上，有家归不得，她感到自己就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家，她永远只能坐在关家的门坎上，她只是横在门口的门槛，让人践踏，守着家门，她的心痛到了喉咙，嘶哑的喉攫出一句撕心裂肺的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是，死人了，你满足了吧！”

门，重重地被拉开，一个灵魂从巷外缓缓地飘过来，时间突然往后倒退，今年是民国，不，是公元1900年，也许吧，总之今天不是今天。九姨拦在门口，张玉如坐在门坎上，于国容、关雅女一人拉着一边脚门，张玉如哭诉说：

——你进屋呀。

——他是谁，你让谁进来

——你是，如姐，他是谁？

——我是我她张玉如你不进去叫我进不去去不进

——是，妈带你回家。

——张玉如一闪身进了门，来人笑两声也溜进关家大门，门再缓缓地合上，雅女和于国容则吓得抓着脚门不敢松手，于国容正想骂雅女和关家的人装神弄鬼，冷不妨被一只手掌掴了一巴：

——雅女你打我？

——不，不敢。

——还有谁？

——是我我不关她事的

大门门罅吱一声合上，雅女看见九姨在打冷颤。雅女颓然坐下，于国容也坐下了，两人双眼对视，贴着门听里面说话，刚才听有另一个人进门，怎不见影了。九姨的话顺着香火味传出来：

——谁死了？

——没有人

——这不是如姐你的声音！

——是我

——你是谁！

——我是我的我

——你如姐说呀，哭什么？

——她哭我的她的最后二滴泪是我的两只眼珠

张玉如跪在刚才九姨跪的地方，九姨侧身跪下，数着张玉如的眼泪

——是第几滴了泪你不知道的哈哈

——是关金！

——不不不不是是是是

——哈原是你，早该回来了，快坐。

——坐和站没两样了如横和竖一个样

——刚才你说什么话。

——人话只两个字不和是

门外，于国容和关雅女两个死对头平心静气侧耳倾听，于国容只听到九姨的说话声，奇怪是张玉如却没声没息的。关雅女隐约听到有人与九姨对话，那九姨每说完一句话，就有一阵阴风凉气从门罅里渗出。两人听见关金两字，同时抬起头来。于国容说关雅女撞她。我，关雅女明知对方有意无理取闹，很知趣的站起来，把关家的门口让给于国容，于国容发现屋里没什么可以听的情报，貌似同情的脸上泛出一丝笑来对雅女，雅女你以前当她的妹仔，据说和关金他有点那个，这会他死了，你心里……。雅女不说话，无所谓的站在一边。于国容有点得意，信步往自家走。雅女恢复人样，她想敲门，举起手又缩了回来。关金他真死了，刚才进门的影子是他，九姨也觉得是自己的儿子。雅女的嘴上一热，那是关金的嘴压过来，她全身被箍紧，两人在床上滚动。那年头，她每给他收拾房间，关金就冷不妨和她闹一番，自觉不自觉地亲过嘴，雅女热血沸腾，希望关少爷干出些出格的事，但他从来只顾玩，那怕她渴望到有些想主动

也奈他不得，这时候，他就兴奋得大笑，任凭雅女这桃子流光溢彩，他不尝一口，只顾抚弄玩赏。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带着几分天真十二分的真情，常把雅女迷得死去活来，她怀疑关金少爷有问题，但事实不是，他和她就只差那一步，如果真有那事，肚子大了，雅女也许就是今天的如姐，连九姨也承认，当时的雅女比张玉如好，懂礼节。对于得不到关金，她永远是个遗憾，也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怀念与残酷得美的追忆。她倒宁愿关家是死了关金，雅女看不见关金刚才进门。大门咣啷一声响——雅女是是我叫你也没用说神婆——别怕别怕我的女儿——

九姨坐在椅上，她听到刚才有人和她说话，那不是张玉如的声音，自己很熟，来自很远变了味。她不知是谁，可她知道这是一个男的，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像是一个人影，也像是一群小荔枝组成的人形。她心里怕，终归出事，料到了，这几天有预感有迹象。冷漠、惊异、威严、不安、怜悯、无奈又不失安详，九姨变幻的形态如走马灯般在闪现，不失稳重地发话："这究竟怎么回事？"

张玉如想在九姨面前好好痛哭一场，但她心死了，悲伤、烦乱，脑里出现一片空白，泪涔涔的她哽咽着昏死过去；"是关国他。"

"什么，阿国乖孙？"九姨惊住，她不相信，不愿相信，她瘫软在椅上，两眼发直盯紧张玉如，两个女人都动弹不得。雅女用力推门，门好像从来就没锁过，雅女六神无主，只能去给九姨顺气、捶背。

下班？

是黄昏。

这雾，这被称为城市的一堆咳嗽，被称为人的一群活的牵

扯，混战焦渴出混杂的污烟升腾为一片烦躁的文明与人类的梦境。荔枝巷的人都妒忌那棵榕树和木棉，这树怎么有这种感觉怎么这样盯着巷民们，长得从没有过的清新和爽朗，树们咽下人气，往上长，真没劲，九姨说，雅女你可知，树也和鬼们友好，树，上通天，下与地相接，该是人上天堂下地狱的必由之路。听说过把人埋在树里，棺材不是树么。

“我不管，死人我也要个尸，是我生出来的。你们没受罪，知道疼吗？”住在巷口1号的朱婵下班回家，来关家要死尸。其夫刘世昆拼死拉着她，不让她去，关家人都死了，还去揭伤疤，街坊邻里，于心不忍的。朱婵不这么想，如果不是关家那个死人，儿子刘志东就不会死不见尸。刘世昆劝说，人家死人啦，你行行好，别去了。他焦急，脸不知不觉麻木，脱了一层皮。朱婵不理丈夫，一把推开他。他想坐下拉死她，看地上湿，坐不下，三步蹿到老婆面前，哭着腔：“你就当一回好人。求求你了。”

“我没当过好人，是坏人？”朱婵两眼圆睁。

“当，当过，再当一回，好吗？”刘世昆几乎脚软。

“除了我，还有好人吗？”朱婵温柔得弯下腰问丈夫。刘世昆干瞪眼。朱婵已跳到了关家门前。甩给刘世昆一句话——那该是我生的。

那该是我生的，刘世昆听来，以为她说自己的儿子刘志东，而朱婵的内心深处隐隐有关国的影子。年纪不大的时候，她就爱上了关金，这关老太九姨唯一的儿子，谁嫁了他，她日后就可统治关家，成为另一个关老太。可九姨不喜欢她，关金对她也没有一点那个意思，后来长大了，她怎么对关金挑明，均未能奏效，还成为一大笑柄。这事，大家都忘了。朱婵自己忘不了，当然，她自己也承认，正因为关金如此待她，使她后来做出了对不起丈夫刘世昆的事找到一种借口和心理平衡点，对关

家怨恨也就不足惜了。她认为关国该是她生的。可笑吗，不。朱婵觉得过去是过去，今日是今日，脸是脸，心是心，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不就是一个不该错的瞬间留下的一种错的爱的结果，儿子都一样的，问题是关国该是她生的却成了张玉如的儿子。朱婵不希望刘志东死，她为关国的死感到高兴，关国死了，可以投胎到她腹中，让她再生出来，她摸一摸肚子，摸到了关国的影子，她要大声地叫、吵闹，要从嘴里满足再生一次关国的痛快："如果不是关国，我刘志东就不会死，我向关家要人。"

九姨让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她示意雅女要张玉如把事情经过大致说说。张玉如觉得人倒霉起来是头头碰着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要活下去，宁愿自己去死，也不希望儿子死，痛苦因此而生。关国和刘志东还有何振富几个人去偷渡，他本来就不懂水性，去什么香港，不是白送一条命，我去认尸了，听人说，他是被枪打死的，也有被狗咬死的，也有人说关国他是自己浸死的，反正他死了。你看见了啦，认清了没有，九姨追问一句。张玉如备受委屈，她想不到这老太婆到今日还嫌弃她，自己里里外外为这头家担惊受怕，几十年当我妹仔，是，我是个穷妹仔，但我做错了哪一点。张玉如伤心透了："不信，你自己去认，又是我错了？"

九姨从床上坐起来，刚张开口，又止住，雅女也是第一次看见张玉如敢这样和九姨顶嘴，她连忙劝着，九姨一想，自己这媳妇也没说的啦，要怪就怪自己平日的臭脾气，没她照料，这家和她九姨也不知怎么样了。如今，关国也没了，没什么好争的了，为脸，为一口气，人就要非如此折磨着过生活不可？九姨心痛起媳妇来，责怪自己老不中用了。大家都知道关国从小不会游水的，是她不让他游水的，后来却叫他学，原因是去农

村了，不会游水有危险，及至每次回家，她都问关国水性怎样。真不该啊！九姨很关切地对媳妇说："你也累了，叫雅女扶你上楼去休息休息，雅女你给她冲碗糖水。"

雅女和张玉如都受宠若惊，九姨可从没有这么关心过媳妇，那糖，是不容易让人用的，九姨自己管着，自顾享用或每月分一点做菜，九姨爱糖是出名的呢。张玉如自进关家，哪怕生下关国这儿子，也没听九姨这么说过话，这老太婆看似人情练达，但从不讨好人，平静如镜，没半点出格的感情表现，一切恰如其分。今天她动感情了，张玉如心满意足，她自己知道，九姨爱他们，可从不表现，对她更是难了。张玉如把结婚时就带希冀九姨有的感情对她的抚爱之情终于有了一点点表示，而且是在这一刻，她一下子把所有的悲欢都倾泻了出来，像个大姑娘似的扑在九姨身上，嚎啕大哭，雅女一看，不知哭还是笑好。其实，这哭中有欣慰。九姨说，哭吧，人真的哭就好，世上只有哭是真的，笑是假的多，哭比笑的真，可人面对这世界，得笑，在外面笑，回家哭好了。去，去休息一会，我们用不着衰给人家看，有我呢。雅女问，关金他知道了，一提关金，张玉如激动起来，关金比她还早接到通知，他不但不告诉她，甚至不敢陪她去，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去也没用，死得不光荣，还轻于鸿毛。张玉如说，不管怎样他是自己的骨肉，怎么样也得去看看。他倒干脆，他说他已向领导检查交待了，关国的事他不知道，与他无关。张玉如当时真是肝肠寸断。现在想起，她真该说他也死了。

"九姨，你白头人送黑头人，心伤是心伤，但要保重身体，关家怎么也不能没有你呀。"朱婵从巷上跳进关家，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刘世昆想不到朱婵会变了脸，心顿时轻松了些。张玉如抹抹泪，以示答谢。九姨却毫无反应。朱婵拖起声调："哎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